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都是幻 第十二回 寫真幻 貧有志天子酬素心

一枝筆，驚動九重春色。祥雲捧出天香敕，勢燄傾朝赫。回首昔年誰識，窮臥小樓咫尺。於今戲罷鼓鑼息，又入仙姬室。
——右調《謁金門》

且說上官高與花上林到門，一面下馬，引入大廳，作揖坐下。待茶過了，上官高開口道：「咱萬歲爺巡幸在外，或扮作商人，或扮作書生，混跡人間，不使人知的。如今在宣府鎮上，行院人家，與美妓取樂。昨日忽然有密旨，差人飛馬趕回，要取春宮畫圖披閱。咱想，此等沒緊要的畫圖，一時何處尋覓。

雖有，也是進不得聖上的。如今要煩花先生，星夜描成一幅《十二春宮圖》，以便咱家打發原人，星夜趕去，送達聖上。

聖上若龍顏大喜，花先生之富貴，從天而降了。」說完，隨即擺列描寫壇場。花上林將畫紙上了膠礬，候乾了，上了畫。那上官高將舊日寫的樣式拿出來，與花上林看了。上林道：「這些推車上嶺、隔山取火、倒燒紅燭都是舊名舊套，如今要換新樣新名才好。」上官高歡喜道：「花先生寫的，畢竟是妙的。咱家朝裡有事，要去料理。待先生寫成了，咱家來看。」別了而去。花上林描的十二像是：

梅占花魁杏鬧春色
薔薇倚架芍藥靠欄
楊柳舞腰櫻桃綻口
玉筍朝天金蓮貼水
石榴倒開芙蓉斜插
十尊聯輝百花獻笑

這十二像，但見男子與美人占花魁、鬧春色、倚架、靠欄、舞腰、綻口、朝天、貼水、倒開、斜插、聯輝、獻笑這些光景，寫得翻來覆去，靈奇變幻，妙不可言。

當晚，上官高朝中議事不歸，花上林畫未完工，在春暉樓過夜。次早起來，把十二圖中，又點綴闌干花鳥，又把春宮各名色一一標題明白，然後完工。上官高也歸來了，忙忙上樓，與花上林相見。只見圖像俱完，仔細觀看，不覺拍掌叫絕，稱賞了一番。隨即寫手奏一封，同春宮圖封好，著原人飛馬趕到宣府鎮，傳達聖上去了。當日在大廳大開筵宴，酬謝花上林。

大吹大播，送了入席。酒過數巡，上官高道：「咱想方才的春宮十二像，咱家大悅的，咱聖上也必是大悅的。但不知花先生要官做呢，還是要幾萬金銀、幾千珠寶？」花上林道：「晚生才短，不願為官。晚生命薄，不願金銀珠寶。只有一件素心，求公公傳達聖上，得慰晚生之願，公公之恩，容晚生頂禮。」

上官高道：「先生有何素願？咱家無不盡心。」花上林道：

「尚書山巖，原有二女，還未適人。向來愛慕之久矣。但晚生與山府，勢隔天淵，求婚必不諧允。乞求老公公作主，以聖旨壓之，則此事可以不勞而成矣。」上官高呵呵笑了兩聲道：「花先生還不知，連那山先兒的勢也不久了。他的孩子山鳴遠，在湖廣光化縣作縣，不料他貪污之極，外邊作滿天之孽，內邊有悍妒之妻，那百姓們到敝廠來告賊的，約有千張狀紙了。咱家屢屢對山先兒講，教他去約束孩子，不料他也置之不理。如今畢竟要去拿他進來，追賊問罪。這才是朝廷的體統。」花上林道：「這山鳴遠向在家中，原是萬惡貫盈的。即如池苑花，乃是吏部天官之子，又官乃忠直之臣，止留得畫圖二十餘軸，池苑花在畫工店中賣畫，他竟恃勢搶了四幅而去。後來又誣他盜畫，又搜去十三幅。他又唆本府太守、山巖題本，竟把他斬在朝門。這事諒公公也必然是知道的。」說到此處，只見外邊門上人進來稟道：「湖廣光化縣知縣山鳴遠，奉送禮儀在外。」

上官高呵呵笑道：「剛剛在此講他，他又送什麼禮儀到了。可一一收進來。」上官高與花上林出了席，大家看時，送的多是湖廣土產，並金銀珠玉之器，也沒甚奇品。只見禮單上開有美人畫圖十幅，上官高又呵呵的笑了兩聲道：「想這畫圖，諒也比不過花先生的妙手了。」隨即叫家人展開看時，只見是一幅舊白紙，一齊俱吃驚起來。又展開一幅來，又是一幅舊白紙。

上官高道：「這也奇怪，為何把舊白紙來送咱家。」從此一連轉到十幅，都是白紙。原來這十幅畫圖，就是山鳴遠搜取池苑花的。只因掛在衙中，不時現形，妒妻作鬧，只得將來送與上官高，希圖升官調職。不料畫上這許多美人，戲弄山鳴遠，路中都走去了。那上官高氣得目瞪口呆，停了半晌，呵呵的笑道：

「這狗囊的孩子，分明來譏諷咱家，是白目太監，不識美人的。」

明日不免把光化百姓告他的千張狀紙，與聖上看了，拿他進來，剝他的皮，才出得咱家的氣。」花上林道：「這人乃是萬民之虎，分明是一個大害，公公應該除他的。只是一件，適才所言的二女，正是此人之妹，公公若去拿時，必須要他把二妹送進京來，晚生就可以如願了。」上官高道：「領教，不難。」說話之間，廚司已下到四十碗珍羞了。又叫轉桌到花園中春暉樓上。花上林昨日因畫忙，未及觀玩。如今大開紗窗，依闌一望，見園中花萼芳菲如斗，不覺心曠神怡。二人飲到月滿紗窗，方才完席。花上林要告別歸家，上官高道：「明日還要勞先生，描咱家的行樂圖。」又留花上林宿於樓中。

次早起來，梳洗過了，上官高又整盛饌，饌後花上林一般的將畫紙加了膠礬，上了畫棚。上官高坐在太師椅上，花上林拿了畫棚，對坐了。問道：「公公所愛的行樂，還是樂那一樣的光景？乞求指教。」上官高道：「咱家這一幅，是要送與聖上看的，要畫一個燈前閱本圖。」花上林道：「公公之樂意甚妙。」隨即舉起筆來，描將上去。但見：

一筆細，一筆粗，有得心應手之機。一處濃，一處淡，有意到筆隨之巧。紅紅綠綠，五色有相配之宜。

瘦瘦肥肥，一體有自稱之美。本寫公公之真，實描婆婆之態。凝睛注奏本，忙碌碌有屢轉之形；開口讀封章，笑呵呵有聲音之響。靠桌的是左弦，斜中之正若可畏；拍案的是右掌，喜中之怒不可知。數點稀星，疑與燈光爭彩；一輪明月，恍疑花影橫窗。欄杆曲處，美人倚欄而窺；爐火紅時，俊僕當爐而扇。樂哉真容，活矣太監。

上官高看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「花先生把咱家喜怒之形，都描在上面了。明日送與聖上看了，也知咱家勤勞國政，辨別賢奸，一片苦心。」當日畫事完成，上官高又設盛筵款待。夜闌酒散，又整禮儀八色，酬金三百兩，將大轎送花上林回家。喃喃出房迎接，好不歡喜。正是：

池苑一枝花欲悴，移來接得上林葩。

上林有個呢喃燕，飛入池塘戀苑花。

且說這聖駕，自宣府游至大同，又自大同混跡兩月，車駕回朝。次日在便殿，見上官高來。即問：「前日春圖，係何人所描？」上官高撩衣察道：「是畫工花上林所描。」聖上便道：

「朕每掛在牀中，見那圖中的男女，有龍爭虎鬥之勢，竟儼然如名芳爭豔各態。朕意欲宣召花上林進來，要他描寫三十六宮花樓柳院，每宮把朕與妃子，描在裡邊行樂，你可往召何如？」

上官高道：「萬歲爺要宣召畫工，奴婢即當奉旨。」當時便道：

「你可去召了他來，朕在宮中坐等。」上官高忙忙出朝而去，去不多時，已引了花上林入朝。進到便殿，山呼萬歲，平身已畢，上官高即取過綾羅三十六幅，傳宣旨意道：「萬歲爺要你描寫三十六宮花樓柳院，每宮要寫萬歲爺與妃子在宮中行樂，可小小心在意。」花上林道：「曉得。」隨即將綾羅上了膠礬，配合丹青，用心描寫，不在話下。可喜官房幽靜，燕飛飛香魂復來，已有兩

月之期。但聞外面上官高，已將山鳴遠拿進在京，會同刑部，將千張狀紙的贓，一一審問。山鳴遠抵賴不去，山巖也不敢救護，竟發到陝西榆林街充軍去了。不多時，但聞河南太守差人將山巖二女，已護送到京師了。一日，宮中傳出聖旨一道：

著部臣山巖，將二女俱配與花上林。候花上林出宮畢姻，無違。該臣知道。

這些事體，都是上官高歡喜了花上林，因見聖上也歡喜了花上林，不時在聖上面前傳達花上林的心事，故此都傳旨停當了。一日，花上林畫事已完，聖上賜金銀一萬，彩緞千端，送出朝來。只見朝門內迎接問安的官員，挨挨擠擠。花上林出了朝門，坐了大轎，鳴珂喝道而歸。一路上心中暗想道：「我池上錦在家，受盡饑寒苦楚，為人所欺，今日一天鬱氣，已散盡矣。」到家將皇上賜的金銀彩緞，都擺在廳前，以祭君賜。只見外面送禮的官員，拜謁的官員，或大頁，或紅單，帖子如飛雪的一般。花上林一一款接送迎，不在話下。

當晚，燕如鸞整酒接風。酒間，花上林把宮中的事體，所見所聞的，也都說說。燕如鸞問道：「聞知聖旨將山巖的二女，都賜與賢婿為妻，這是為何？」花上林道：「此皆上官高公公之力也。」不幾時擇了吉日，到山府中入贅。聖上又賜花紅燈燭，此番是皇帝主婚，御賜彩緞。尚書贅婿，那些喧天的熱鬧，也說不盡這許多。拜過了花燭，入了洞房。花上林放眼細看二女，真是天姿國色，在燈光下映來，又分外芳華。心中想道：

「我手上不知描過了許多美人，終不如那生成的芳香柔嫩。我昔年在家時，到他府中看燈，見了這二美人，心中愛慕，妄想天鵝。我池上錦分明是一個餓死的囚徒，不料今日享用這般樂事，好似一場亂夢。」但見洞房中，大整華筵，高燒銀燭。花上林南面而坐，兩邊美人，開笑口，倒金樽，吃得醺醺，擁了美人，上牀而臥。正是：

當年燈市誇雙美，今日羅幃擁二喬。

話說花上林與二美人那夜成親，說不盡海誓山盟。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拜見山尚書夫婦。又去謝了聖恩，與上官高公公。滿月以後，與二女商量，拜別岳丈岳母，暫回燕如鸞家中團聚。設宴與燕如鸞只作姐妹稱呼，無分大小。三人和好，歡若生平。

一日，花上林於書房靜坐，想道：「我池上錦也是天官之子，只因家難，賴燕飛飛之力，享盡榮華。但葉落歸根，難道一世姓花不成。此事待與飛飛商之。」事有湊巧，恰值正德皇帝宮中，太子誕生，大赦天下。此夜，燕飛飛到花上林書房中，笑吟吟道：「池郎日間所思之事，妾已盡知。目今朝中有赦，池郎可托上官高公公代為表白。不特免罪，還有意外之喜。」

花上林聞之，歡欣異常。抱住道：「卿卿愛我，可謂盡心矣。」

四顧無人，便欲求歡。飛飛推開道：「池郎新婚燕爾，豈罕空交。但他日諸姊妹，更有一場大會，願以相寬。」遂以別去。

花上林明日果然打轎去見上官高，述其原委。上官高大驚道：「花先生原來是池公令嗣，失敬失敬。令尊以正直抗疏忤旨，死甚可憐。今幸有赦書，先生自然無事。但前日都督海老先兒上本，說已正法，今日仍在，此事甚費周旋。」花上林跪下道：「老公公必定要與晚生作主，沒齒不忘。」上官高忙扶起道：「先生不必如此，咱家到皇爺處，自有主張。」花上林深深謝了回家，並不與燕如鸞通知。到數日過，宮中傳出旨意道：「花上林果是池苑花，可赦無罪。改姓歸宗。其北平京營都督海晏，尋取替身，妄行正法，本該重處。今逢赦期，著從寬罰俸三年，欽此。」聖旨一出，傳到燕家，燕如鸞駭然，不知頭緒。花上林向前跪下道：「岳丈在上，小婿罪該萬死。但此事實是令姪女飛飛芳魂指引。」遂將前事，備細說了一遍。燕如鸞如夢方醒道：「罷了罷了，失一婿得一婿，事屬前定，非偶然也。」喃喃與山岩二女聞之，俱各詫異。看官認真，今花上林，又改池苑花了。池苑花於是整備衣服，到上官高處叩謝。

次早午門謝恩。正值上官高在朝，傳出聖旨，皇上宣見池苑花。

山呼舞蹈已畢，皇上道：「卿父親池篁，直諫捐軀，朕之過也。」

著加恩仍賜爾吏部主事職銜，以族直臣之後。」池苑花叩頭謝恩。一出午門，百官趨賀，不計其數。池苑花以燕如鸞家窄狹，仍挈家回山尚書府中，備酒款待百官。大吹大擂，忙了數日。

正值山鳴遠公子遇赦，帶家眷回家，見冤家已作了妹丈，且是聖上主婚。又現在是朝廷職官，翻出屁股，好不奉承。妻子海月珠，窺見池苑花，正是那年樓上渴想情人。心上驚疑，想道：

「我昔年寄書，分明與他，為何倒與別人替身，得了便宜去。」

此事又不好問得，但情人現在眼前，欲心愈熾，無計可以相通，只索罷了。池苑花於山鳴遠面上，亦不念舊惡，歡好甚篤。如今已有了官，不便歸家，遂於京中買一大屋，起蓋衙門，於餘地建三楹大樓，與故園一樣收拾，廣栽花木，古董玩器，無一不備。將喃喃與山岩二女接回，居在大屋二進。自己閒時，即在樓中坐臥，仍以燕飛飛《一女倚闌圖》，掛在中間，終日焚香晤對。

忽一夜，月明如晝，池苑花在樓，燕飛飛畫中下來，笑容可掬。池苑花向前相迎，飛飛道：「君之功名富貴妻兒，俱已完美，今晚月色滿樓，可以行樂。前日約君作一佳會，諸姊妹俱到。」池苑花忙問：「卻在何處？」飛飛向空中取出昔時十三幅美人圖，放於樓上。池苑花驚道：「此圖家中早被山鳴遠奪去，後來送與上官高公公，攤開俱成白紙，何以又在畫中？」

復得取回？」飛飛告以用隱攝之術而得。池苑花大喜過望，遂將幅幅俱掛樓中。飛飛將手一拈，各冉冉而下。環佩叮叮，香風四起。池苑花近前觀之，個個花容豔麗，體態輕盈。眾美人俱向池苑花施禮，笑問飛飛道：「姐姐今日招呼小妹，豈有意乎？」飛飛笑道：「昔年池郎樓上，眾姊妹所以不與相親者，以池郎佳偶未諧，功名未就，故不敢搖蕩其心，以阻其前程遠大。今已諸事完美，姊妹們當共談笑，以盡一夜之歡。」眾美人俱唯唯。飛飛喚侍女，於畫中捧出酒肴，都是玉液瓊漿，排滿一樓。眾美人請池郎上坐，然後團團列坐。笙簫管弦，彈的彈，唱的唱，舉杯相勸。池苑花此時，欣喜欲狂。飲酒將半，各有微醺。池苑花心中按捺不住，左顧右盼，擁抱戲謔。眾美人亦微笑不拒。飛飛道：「今夜良會，信是天緣。我輩仙蹤，池郎亦非凡體。羅帳春光，誰當薦枕者？」池苑花道：「小生菲才，得蒙眾美下降，幃中之樂，當與共之。」飛飛點點頭，隨令侍女向畫中取出絞綉錦衾，龜茲長枕，鋪向樓中。此時，月色愈明。飛飛令撤去酒肴，喝開侍女，各解帶鬆衣，嬌羞可愛。池生居中，眾美人以次而進。飛飛笑道：「今宵此會，宛然壁間一幅眾女爭夫圖矣。」池苑花此時，勝游蓬島，正如詩中所云：

門迎朱履三千客，屏列金釵十二行。

樂境正濃，鍾聲已動。眾人各整衣而起，池苑花道謝：

「多嬌錯愛，良會可再續否？」飛飛愀然不樂道：「風景頓殊，歡娛易散，眾姊妹與郎，只有一夕之歡，以後雲散風流，不能再見矣。」池苑花聞之淚下，眾美人各有離別可憐之色。飛飛道：「行矣，池郎勿以為念。妾數月後，當復遇郎於山陰道上。」

遂俱別去。時天色已明，池苑花環顧樓中，只剩琴書瀟灑，餘香猶在。再看壁上美人圖，又成空紙，並那一女倚闌圖，亦虛無人矣。池苑花對景傷情，不覺大哭起來。早驚動裡頭喃喃與山岩二女，俱來問故。苑花亦不告以其事。

過了數日，苑花記念山陰之約，絕意功名，欲以黃冠歸隱。

幸喃喃懷孕在身，生一男子，續了池篁之後。苑花遂絕無牽掛。

一日沐浴更衣，道裝草履，語其家人，暫去訪道尋真，若未歸來，可去山陰相訪。作別已畢，飄然出門。到山陰道中，果見飛飛在彼相等。笑吟吟道：「妾已告知蕊珠宮主，許與郎同諧夫婦，入山採藥，嘯傲蓬萊矣。」苑花喜極，俱與騰霄而去。

後其家人到山陰尋討，則見苑花與一美人，攜手道中，對家人道：「汝去通知主母，善自持家，保養公子，後日長成，當成顯宦，不必以我為念。」言罷，倏爾不見。家人回報，妻兒慟哭一場。報與朝廷得知，皇爺詔於山陰立廟，封為寫真靈應仙師。其子廕生，長來襲了父職。家道繁昌，子孫蕃衍不絕。後人閱此，歎其際遇之奇，題詩一首云：

匹素胭脂寫粉痕，三生石上舊精魂。

但能了得鴛鴦債，成幻成真總不論。

評：餘觀《寫真幻》一書，不禁有感也。池生以一介之士，而與畫圖美人為緣。作者偏略其夫婦，而備述其假姻緣。償了三生，春生一度。何幻之非真，亦何真之非幻哉。由是推之，人生世上，功名幻也，富貴幻也。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。大限未來，亦寄情於山巔水湄；詩瓢詩碗間，終吾生以徜徉已矣。

何必認真。